



人生有缘

李一信 著

作家出版社

我想起家乡修葺房屋的一个习俗。在父辈给祖宅的产业中，修葺房屋是头等大事。我发现新架坡的合院，无一例外地缺着一条腿，这就是短门面。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一。我久久不得其解，便请教长辈。他们又几乎千篇一律地异口同声回答我：满招损。每一个做父辈的都想给儿孙一个圆满，但他们都懂得月盈则亏的道理，留一份缺憾给儿孙，儿孙自会多一份圆满的追求。人生就是在缺憾中追求圆满。这是深奥而又浅显的人生哲理。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缺东南。世间的一切圆满都是暂时的，缺憾才是久长的，然而，正因为有久长

人生有缘

李一信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有缘/李一信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2. 4
ISBN 7-5063-2347-8

I. 人…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0696 号

人生有缘

作者: 李一信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苏彦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30 千

印张: 11.5

插页: 2

版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347-8/I·2331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上卷·圣殿有约

卷 前 语

高山仰止

高山仰止——与文坛三老冰心、艾青、臧克家交往印象……	(3)
擎灯人——冰心……	(7)
为而不争 ……	(10)
冰心老人 ……	(12)
爱的哲学 ……	(14)
跳门槛 ……	(17)
艾青背后的坚强女性 ……	(20)
迷人而顽韧的泰斗 ……	(23)
写在艾青八五华诞日 ……	(27)
紫玉兰 ……	(30)
艾青的幽默 ……	(32)
紫玉兰情结 ……	(34)
医院，有那样一间病房 ……	(37)
金秋情愫 ……	(41)
秉德无私，晚节花香 ……	(44)
“百岁儿童”臧克家……	(46)
千载难逢 ……	(49)

生日情结	(52)
三位作家老大姐	(54)
逐日长歌	(59)
檀香木与伴生树	(63)
只要多那一点点的李準	(69)
咬定青山不放松	(72)
得寸进尺与退让三分	(75)
珍重啊，朋友	(79)
走近铁凝	(85)
京华寻梦	(88)
老夫聊发少年狂	(92)
无缘之缘	(94)
傻说	(97)
心病医	(101)
他把欢乐留给人间	(104)
新世纪钟声里的祝福	(106)
仰止有缘	(109)
大拜年	(110)

校园履痕

人生有缘	(114)
早悟读书	(117)
读人华章	(120)
医俗有方	(123)
出世入世	(127)
梦笔补缺	(130)

读书杂忆·····	(133)
读书情·····	(136)
就看你的缘分·····	(139)
北大校园情结·····	(141)
飞鸿谈心·····	(144)
师生贵净交·····	(149)
记住门采尔的忠告·····	(152)
另类何类·····	(153)
梦之缘·····	(158)
生命的褶皱·····	(163)

星落星起

顺其自然·····	(167)
缪斯的宠儿·····	(168)
多些温馨，少些冷寞·····	(170)
我又想起了周总理·····	(171)
欣慰的惆怅·····	(172)
星落星起·····	(173)
任重道远·····	(175)

雪泥鸿爪

孔雀东南飞·····	(178)
遥远的呼唤·····	(180)
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183)

诗情墨缘.....	(186)
金陵情愫.....	(188)
地灵人杰.....	(191)
玉出昆岗.....	(194)
拣禾拾穗.....	(197)
轻松的沉重.....	(200)
雪泥鸿爪.....	(202)

下卷·人生有缘

卷前语

天伦王国札记

母子情结.....	(207)
父亲的愿望.....	(211)
天伦王国撷趣.....	(214)
纯真.....	(216)
打雪仗.....	(218)
祝福.....	(219)
鲜艳的红领巾与白底蓝字臂章.....	(220)
不再纵恣染发.....	(222)
人生如戏.....	(223)
童言无忌.....	(224)

不是都能有的幸运·····	(225)
讲个故事给你听·····	(226)
趁她还属于我·····	(227)
梦·····	(228)
选择一种活法·····	(229)
失落的欣慰·····	(230)
改诗·····	(231)
泉水叮咚·····	(232)
演奏与伴唱·····	(233)
一对松树鸡·····	(234)
选择·····	(235)
万法如如·····	(238)

人生百味

残缺人生·····	(241)
妈妈的祭歌·····	(244)
纺车·····	(246)
女红·····	(248)
第一个巴掌·····	(250)
第一次过生日·····	(252)
男儿十八·····	(254)
遥远的记忆·····	(256)
钟声·····	(257)
十里长街夏胜春·····	(260)
一方黄手帕·····	(261)
雪韵·····	(264)

醉酒·····	(265)
丁丑歌·····	(267)
倾诉·····	(269)
说狗·····	(271)
该低头时就低头·····	(272)
说算命·····	(273)
老槐树·····	(276)
饺子·····	(277)
窝窝头·····	(278)
换个想法·····	(279)
再说换个想法·····	(281)
班车上的故事·····	(283)
贺岁青菜·····	(284)
漫步闲聊·····	(286)
春心常与花共发·····	(288)
本命照·····	(291)
秋歌·····	(292)
书摊菩提·····	(293)
漫说西风凋碧树·····	(295)
随意人生·····	(301)
位置·····	(303)
顶雷·····	(305)
岁月如歌·····	(308)
相聚文采阁·····	(310)
慧眼看人人多善·····	(313)
投票·····	(315)
就看你怎么想·····	(317)
悲怆人生·····	(320)

正是下蛋季节·····	(323)
8888 与 6666 ·····	(326)
驴赞·····	(328)

故乡跫音

寡婶·····	(331)
林嫂·····	(333)
哑姑·····	(336)
丑女·····	(338)
老树奇葩·····	(340)
乡韵·····	(342)
春燕秋鸿·····	(344)
石碾情韵·····	(346)
功德汤·····	(348)
相命·····	(350)
闹春·····	(353)
难新郎·····	(354)
春趣·····	(356)
乐善玉祥——代后记·····	(358)

圣 殿 有 约

卷 前 语

文学是神圣的。青少年时代，中国作家协会就是我心目中的圣殿。

不惑之年，我有幸走进这座圣殿，执帚携壶为我心仪久仰的文学大师服务，于是，像月亮里的兔子沾了光，受大师耳濡目染的熏陶，愚钝也偶闪灵光。

偶然，也许是必然，我又有幸走进痴情于文学的青年称之为作家摇篮的鲁迅文学院。我在学院做了五年多的领导工作，也跟着学员听了五年课，像笨拙的女人以自己的吃苦耐劳编织了梦似的衣衫。上帝可怜见，我忝列门墙，成了文苑篱边一棵羞涩而嫩嫩淡然的小草。

回眸惊诧，进殿入坛莫不是有约在先吗？

高山仰止

有位先哲说，完全觉悟的人便是佛。我在文学圣殿里，找到了这样的佛。

——摘自手记

高山仰止

——与诗坛三老冰心、臧克家、艾青交往印象

我步入文坛，是从仰慕起步的。在作协机关工作的那些年，起初我还住在西郊部队的营房里，每天上下班都从中央民族学院（现改名为中央民族大学）的门前路过，心里就油然而生出仰慕之情。那里住着我儿时就心仪已久的谢冰心。冰心老的《小桔灯》像夏夜的萤火虫诱惑顽童似的招惹着我，我天真地扑向她营造的那个温馨多彩的儿童世界。冰心是作协驻会作家，并不到机关坐班。每月的薪水都是由机要通讯员捎去的。通讯员德田的父母住在颐和园，给冰心送薪水的日子也是他顺路看望双亲的日子，我便借光搭车去看望冰心。这是难得的人生福缘。第一次见到冰心时，她如慈祥的老祖母给我讲了许多孩子同她交往的趣事。她说，有的小朋友给她写信，把谢奶奶写成了：“泻”奶奶。她做个抱腹泻肚状，惹得我忍俊不禁。她的案头摆着全国小朋友的来信。她说，那是她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我每次听她说话，

都仿佛接受一次心灵的净化。

1987年，我举家搬到城里，见冰心老的机会少了。调往鲁迅文学院前，最后一次见到冰心是她因患感冒住在北京医院。我陪作协领导走进病房，在看望她的留念本上签了字，她欠身跟我们一一握手，招呼我们在她身边落坐。她慈祥地端详着每一个人，幽默地说，放心吧，上帝还不欢迎我去见他哩。我们揪着的心为之释然。

今年初，住在我隔壁的办公厅负责人告诉我，冰心老住进医院好些日子了，全身浮肿，高烧不退，健谈的老人总是怔怔地瞅着去探视她的人，眼里强忍着欲滴的泪，朦胧中，只有相依为命的女儿吴青能辨出老人颤抖的嘴唇哼出的儿歌：“亲娘想我一阵风，我想亲娘在梦中。”我的心倏然抽得紧紧。

今年，我从鲁迅文学院调回作协机关不久，适逢冰心老95华诞。听说她住在医院里，为了不打搅老人的休息，在吴青的安排下，10月5日下午3点，我陪作协领导同志捧着花篮去祝贺老人的生日。冰心老的精神比我的意料好得多。老人穿了一件红羊绒衫，披着印有百寿字的围巾，安详地坐在轮椅上，平静地端详着每个来人。鲜艳的玫瑰簇拥着老人，使她宛如花中王后。她的话没有5年前稠了，但恬恬的心境如清澈的秋潭。她不仅跟上前的人轻轻握手、合影，而且如慈祥的老祖母亲吻了每个孩子和青年男女。哦，我深深为眼前的情景所感动。少男少女们，你们多得了一份人生的福缘哪！老人笑咪咪地指着自已的身上说，“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穿红衣裙，结婚时都是穿白色的。”我隐隐约约地察觉到老人的生命又抽出了新芽。

去年9月，冰心老写完《纪念叶老诞辰一百周年》一文后，受医生和家人的劝阻，不再撰文。今年春去夏来，她的生命又奇迹般地勃发起来，中断了数月的笔又不辍地耕耘起来。4月，她在病床上给赴美国读书的外孙陈钢写了信。5月10日，她用微

微发颤的手还给她的小老弟巴金写了一封体贴入微的信。索取题词、题字的找上门来，她都尽力而为之。她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妇女儿童和文学艺术的命运。8月《冰心文集》出版，老人把9万元的稿酬捐献给“中国农村妇女教育发展基金”。老人最懂得只有彻底改变农村妇女的命运，才能彻底改变农村的面貌。

冰心的主管医生告诉我们，老人几次转危为安，全亏了她坚强乐观的性格。而我的心里总是回荡着禅界盛行的一句话：完全觉悟的人便是佛。啊，冰心老，您不就是完全觉悟的人吗？您是何任何邪恶都不能侵身的文坛至尊！

冰心老九十五华诞过后三天，10月8日，又喜逢臧老克家九十诞辰。我又马不停蹄的张罗。

我真正和克家老相识是在他八十五岁那年。这之前，我在几次集会上见过他，瘦弱颀长的个头，浓重的山东口音，一点也不像我想象中的山东彪形大汉。我曾揣摸他那单薄的身体如何产生那么多优美而又厚重的诗。按照不成文的规定，作家协会对年过古稀的驻会作家逢5过10，领导和机关的同志都要登门庆贺。对八十五岁的克家老自然也不例外。那天，我和机关的同志走进秋阳普照的四合院，惊奇地发现在老人的客厅里摆着一盆10月5日我在冰心老的客厅里看到的同样一盆清香四溢的桂花。后来，现代文学馆的同志告诉我，两位老人同样喜欢桂花。那两盆桂花就是他们在同一花店买来分别送去的。哦，这是文坛一代巨子的兴致巧合，还是诗人的性格使然？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桂花秋皎洁”的古诗句。那是飘香的人格，人格的飘香啊！老诗人还在那盆桂花旁边悬挂着他八十五岁生辰的自勉诗：“同志众朋友，鞭我向前走，愿作老黄牛，拉车到尽头。”凡是走进客厅的人，无不为他老而弥坚的精神所感动。

给克家老做过八十五诞辰不久，我就离开机关到文学院工作。有天，我到机关办事，听说克家老住进医院，正值作协领导

去探视，我便同车前往。他住在协和医院外宾楼的319房间。我们走进房间，未等守候在病榻旁的家人介绍，克家老已从床上坐起，操着浓重的山东乡音给我们介绍起住院因由。原来他在就着花生米喝牛奶时，像顽童吃炒豆那样，投石子似的把花生米投进口腔，因用力太猛，花生米呛进了气管……他描绘得诙谐而轻松，听的人心里捏了把汗。啊，这是童心不泯的诗坛泰斗，这是老诗人犹存的童心。

今年10月8日，是个星期天。克家老因患感冒，前几天就住进医院。我和作协领导走进他的病房，看上去，他比五年前消瘦多了，但瘦削的脸庞上闪烁着炯炯有神的慧眼。他同以前一样健谈。当郑伯农当场朗诵给他的生日赠诗、赞颂他为“识途老马”时，他兴奋不已地鼓掌回报，并高兴地告诉在场的人们，昨天，他刚收到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的《新诗三百首》，其中收入他的第一首诗就是《老马》。

我由《老马》想起他在80年代末，曾将他喜欢的一首诗写成条幅送给我——“必达宏标远，间关不计程，双肩千石重，白发万根轻。”更想起他在85诞辰时写的那首《拉车到尽头》的自勉诗。他的确是一匹“必达宏耕牛”。90高龄的克家老，在最近的住院期间，他仍“不待扬鞭自奋蹄”，为中华诗词学会写去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还为翟泰丰同志即将出版的诗集写了序。

走出克家老的房间，我自然想到了高山仰止的另一位诗坛泰斗——艾青。艾青老年初也在这里住院，夏天才回到家里。艾青老比克家老小五岁，冰心老比克家老长5岁，他们像攀登文学金顶的阶梯耸在后人面前，文无止境，它是需要一代一代人接力攀登的啊。

我和艾青老相识比臧老和谢老都要早些。我调到作协不久，就在一次生活会上见到了艾青。他那半个地球似的宽阔前额和刀劈斧剁出的棱角分明的嘴唇，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不像臧老

和谢老那样健谈，偶尔从那厚厚的嘴唇里迸出一句话来，那准是世间的大睿智、大幽默。听他说话，常常使我想起爱尔兰大文豪萧伯纳。他们是文坛的巨匠、是民族的骄子，更是人类智慧的瑰宝。你若有缘听他谈论人生，那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艾老比臧老和谢老的人生坎坷得多。他从离开娘肚时“寤生”，到在铁窗里写出《大堰河——我的保姆》，从魔穴重庆化装辗转至圣地延安，从北大荒迁徙新疆到返回北京，他几乎饱尝了人间一切厄运。他到古稀之年才像小鸟投入绿林，然而命运又给他新的折磨，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他竟三次遭受骨折，脑袋和肩膀上都打着“钢件”。他坚韧地跟命运抗争着。他送我的条幅上写着——“上帝和魔鬼都是人的化身”。这就是他受过上帝宠爱、和魔鬼作践后得出的人生箴言吧？

1991 年，《艾青全集》五卷本出版后，艾老就基本封笔了。今年 85 诞辰是在医院度过的。我去看他时，他厚重的嘴唇里只微微说出我的名字。我的心微微发紧。但坚韧的老人，在今年夏天又回到了每年春天玉兰飘香的小院。在天晴气爽的日子，人们在小院里可以经常看到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安详地坐在轮椅上，钟情地端详着窗下那棵与他结缘的紫玉兰，像是在呼唤着下一个春天……

1995 年 11 月北京

擎灯人——冰心

1990 年，我由中国作协办公厅调到鲁迅文学院工作，便很少有机会再见到深居简出的冰心老。但她宽厚仁爱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不时地策我自重，鞭我奋进。在以往的接触中，我知道冰心老人很喜欢她家里的对联。她多次说过，好的对联挂在